

同 与 不 同

——略论方言词汇比较

陈 泽 平

一 两个比较的轴心——同指和同源

李如龙教授倡议研究方言特征词，这对建立方言分区的词汇标准，观察方言的源流和互相影响，澄清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面貌都有基础性的价值。按李先生的主张，方言特征词不一定是方言特有词，不排斥不同的方言共有某些特征词。特征词可以分为两级，一级特征词是对内基本一致，对外大体上排斥的词语。二级特征词对内对外的标准都有灵活余地，跨大区的特征词也属于这一级。

以“特征词”取代“特有词”，强调了比较范围限在基本词汇的范围内，突出比较对象的基础性、常用性和多义性，把眼光从个别引向整体，从零散引向系统。成批量的特征词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以个别词语作为方言分区标准的主观性。但具体操作起来，仍然不能不一个词一个词地考察。

方言特征词是“本区方言共有的而在外区方言少见的方言词”，判断某方言的某个方言词在本区内外各点方言中“有”或“没有”，其实质是判断方言词汇对应项目的“同”与“不同”。即通过比较，观察别的方言有没有相同的词语。“相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指词义相同，一个指词源相同。因此方言间词汇项目的比较有两个轴心：一个是同指的对对应关系，一个是同源的对对应关系。

1.同指对应词的比较：“同指”的意思是“所指”相同。同指对应词是在单一义位上建立起对应关系。基本词多半的多义位的聚合，只要某一义位所指相同就可以建立这种对应关系。杨雄《方言》和北京大学的《汉语方言词汇》都是以这样的原则收集对应词的。扬雄《方言》把各地方言的同指对应词都串起来，其中有同源词的“一音之转”，也有不同源的同义字。北大《汉语方言词汇》将同指对应词列表，从方言词的用字和注脚表示出编者对词源的判断。

在同指对应的基础上，比较的注意点主要是词源的同与不同。汉语方言之间的词汇项目的同源关系的确立通常是以“字”为中介的，即各自建立和切韵音系的对应规律，方言词折合为切韵音，追出“本字”相同，就可以认定为同源对应词。原则上说，同指对应词如果词源（本字）相同，该项目就可以判定两地相同，否则就是两地相异。以往统计方言词的同异比率，推算方言分化时间及其亲疏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但是，确认同源关系有时不那么简单。

2.同源对应词的比较：词的音义互为表里，已经从语音对应关系上确认的同源对应词其比较着眼点是词义的异同。同源词在不同的词汇系统中各自发展，在共时的比较中它们的

词义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完全相同的情况不多，而词义的不同又有各种程度上的差别。

以下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本文用温州话和福州话的比较举例。选择这两种方言的理由首先是福州话是笔者的母语，可以依靠语感支持做比较细致的辨析。温州话距离福州话不太远也不太近，距离太远了不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各种材料；距离太近了，如在闽语范围内找一个比较对象，由于先入为主的分区观念，容易忽视同中之异。本文温州话的资料都采自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以下所举的例子如果本字确切，语音对应关系都符合一般条例，就不注音。来源不明或不确切的方言词例原则上是标音而不写汉字，有时在音标后面加括号提示方言词典中的用字。凡需要注音的例子一律用 8 以内的自然数表示调类。温州话 8 个调，平上去入都分阴阳，单数表示阴调类，偶数表示阳调类；福州话全浊上归去，只有 7 个调类，没有第 4 调。

二 同源关系的判断

同源关系的确立，有赖于参加比较的各方言的词源认定。这一方面，任何方言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闽语的“田地”义位到底是“田”还是“塍”，“嘴”义位到底是“嘴”还是“喙”？或者问“田~塍”“嘴~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火”和《诗经·周南》“王室如燬”的“燬”，“无”和《后汉书》“饥者毛食”的“毛”又是什么关系？在方言比较中，粤语的“冇”、湘赣的“冒”、闽北的“没”和福州话“无”究竟算是同源还是不同源？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直接关系到是否把它们列为特征词，是一级特征词还是二级特征词。当然不能等到各方言把本字都考出来了，词源都研究清楚了再来比较，实际上，方言比较本身是探讨词源的重要方法。

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单位的音和义，本来和怎么写没有什么关系。但汉字作为一种超语音、超古今、超方言的书写系统，方言词的用字和词源的认定有很大关系。《汉语方言调查字表》的工作原理，方言研究者对考本字的热情和执着，都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民间通行的写法包含许多训读字、同音字或近音字，需要甄别。更多的情况是民间没有约定俗成的写法，是方言学者认定的，即“考”出来的“本字”，难免有主观因素起作用。

学者通过考本字来追溯方言词源，都讲究音义两方面的对应，但具体操作中侧重点有所不同。以章炳麟《新方言》为代表的一派可以称为训诂学派，注重义训的同一性，对语音形式的对应则不够讲究，“旁转”、“对转”、“一音之转”的说法过于泛滥，受到后辈的质疑。高本汉以后的方言学者都谨守语音对应规律——通常指方言和《广韵》的对应规律，或者再加上方言和北京话的对应规律，可以称为音韵学派。现在求本字、查词源为了做到“严谨”，一般也都局限在这两种对应规律中进行，严格地以方言和中古音的对应规律为论定本字的依据。这样做实际上是把方言词的源头限定在《广韵》《集韵》以内，而且绝对化了语音对应规律。现在南方各主要方言的考本字都到达并停留在一个平台上，仍然各自留下一两百个“无字词”悬在空中。如果加上并不很可靠的“本字”，再分解为义位，数量还要扩大几倍。这些无字词还多半属于口语常用的基本词。这个瓶颈没有突破，通过比较发现方言特征词的成果就打了很大折扣。

两地方言中有些对应词，词义完全相同，语音对应也符合一般规律，虽然在韵书中查不到本字，但认定是同源对应词应该没有问题。例如：

温州话[la⁴]（瀾）：①唾沫；②泡沫。福州话说[naj³]，两个义项都合。

温州话[pie¹]（标）：液体从小孔里喷射而出。福州话说[piu¹]意思相同。

温州话[mo²]（搯）：指“伸展五指抓取东西”，买中药说“~药”；同样意思的动词福州说[ma¹]。次浊声母字调类阴阳不同是常见的，两地的这个词肯定是同一个来源。

不同源的成分在历史比较中一向属于排除对象，但如果两种方言中有一批常用词的各个义位都对应得很整齐，难道不能说明这两种方言间存在密切的历史联系？如果这样的同指对应词语音差异很大，而且各自都有很明确的来源，这里也可以暂且不论，可是方言中大量存在的是似是而非的情况。往往仅因为语音形式在声韵调的某一项上不符合，便被认为另有来源。

这里再从温州话和福州话的比较中举几个例子：

“宰杀”：温州说[t^hai¹]（上“推”下“火”）；福州说[t^hai²]（刳）声母清浊不同。

“蒸”：温州说[hø¹]（煨），福州说[xœ²]，声母清浊不同。

“毒杀”：温州说[dau⁶]，福州说[t^hau⁵]，声母清浊不同。

“分开或折断”：温州说[p^ha⁷]（版）；福州说[pa⁷]（掰），声母送气与否不同。

“少量（小口）地喝”：温州说[mei¹]（湮）；福州话说[mei⁶]，声调平去不同。

“腰背向前向下弯曲”：温州说[hau¹]，福州说[xau⁵]，声调平去不同。

“取、拿”：温州说[to³]（朵）；福州说[to²]（掏），声调平上不同。

“看”：温州说[ts^hɿ⁵]，（覘）；福州说[ts^høy⁵]（覘），韵母开口合口不同。

两地方言的同源对应词有些是方言从共同母语中继承下来的，也可能是从共同母语的
不同方言分别继承下来的，还有些同源对应词是方言分别形成后互相借用的。同源对应词
在声韵调的某个方面不能规则对应，可能反映了切韵以前的古方言差异，也可能是方言互
相混杂、方言词互相借用的结果。对于后一种情况，严守语音对应规律的原则翻烂韵书也
不能解决问题，有条件地接受“一音之转”才能打破僵局。

三 同源成分的词义比较

同源对应词的词义互相比较，有种种参差的情况，从基本相同、大致相同直到很不相同、完全不同，似乎不宜等量齐观。如果不区别看待，就难以提取真正的方言特征词。

比较同源对应成分在两种方言中的词义，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A、同源的同指对应词，基本义相同。

□上“沙”下“目”：《广韵》歌韵素何切，“偷视也”。温州读[suo¹]，释义为“瞥”；同样意义的动词福州话说[sɔ¹]。

佞：《广韵》支韵去奇切，“不正也”。温州读[ts^hei¹]，福州读[k^hi¹]，都是歪斜的意思。

炆：《集韵》效韵鱼教切，“煎也”。温州读[ɲuo²]，释义为“将油脂加热”，同样意义的动词福州话说[ɲo²]。

此类字还有“藻（浮萍）、痹（麻木，触电）、饮（米汤）、箸（筷子）、烱（融化）、侷（人）、晒（睡觉）、配（菜肴）、筩（滑竿）”等。

其实，同指并且同源的方言对应词（语素）也还有“同”中之“异”值得注意，比如：

词形：同一词根语素加上了不同的词缀，或有重叠、衍音的变异。

功能：同一个词根语素在甲方言中是自由的，在乙方言中是粘附的。

语用：同指且同源的对应词在甲方言是常用的，在乙方言中是罕用的、或限制语体使用的。例如“行”表示“走”，在闽语中通用的，也是唯一的；在温州话里通常只用于招呼老人，含尊敬口吻（“老人家，你～徕去？”）。

各位做统计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这些差异，尽可能用统一的原则来处理这一类差异。

B、基本义同指而义系不同的同源对应词。义系指一个词的基本义和各项引申义共同构成的系统。例如：

滴：《集韵》丁计切，“滴水”。温州话说[te⁵]，有三个义项：①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②下垂；③量词。福州话说[ti⁵]，只有温州的义项①。

敲：《集韵》他口切，“展也”。两地保存了这个基本义，温州引申出“敲气”，指呼吸；福州引申出“敲鼻”，指擤鼻涕。

如果仅在基本词汇的范围内讨论特征词，可以不考虑引申义的异同，这样的对应词也可以判定为两地相同。但以下几类的词义差别，从词汇角度看，要肯定是两地相同的词就逐渐困难了。

C、同源的同指对应词，基本义范围大小不同。

温州话的[jia⁸]，指“摇动”，例如“树叶～动个声音”；福州话说[ia⁷]，专指摇扇子的动作，写训读字“搨”。温州的词义范围比福州话大。

温州话的[a¹]（挨），意思是“强卖或强迫别人接受”，（～我买两条琐带鱼）。福州话说[an¹]（安），词义范围比温州大，凡强迫都可以说“安”。

词义范围大小往往受到词汇系统的制约，处在不同词汇系统中的对应词的词义范围大小不同本是正常现象，动词、形容词的所指范围比较模糊，以上二例看作是两地相同的词大概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指称具体事物的名词似乎不好无视词义范围的大小，例如：

骹：温州指虾蟹类的脚或眼镜的支架；福州的通指所有动物的脚以及所有普通话说“脚”表示的物体部分。如“山骹、墙骹、桌骹、床骹”等。

索面：温州指一般的挂面；福州特指一种细如纱线的挂面，用福州的普通话说“线面”。

茶食：温州指“糖果、瓜子、花生等”，即泛指饮茶时吃的“零嘴儿”；福州专指一种用油炸酥的面条，也可以作为零食，但通常泡入菜汤中吃。

D、基本义不同的同源对应词。这里的基本义指当地人接触其形式时头脑中反映出的第一个义位。如果是一个成词语素，其基本义通常是能独立成词的义项，不是某个粘附成词的义项。例如：

细：温州话作为单音词的三个义项为：①羞怯，②数量少，③细嫩。福州话的这个词指“年龄小”。两地词义相关而不相同。温州话还有合成词“细儿”，指“孩子”或“少年”，这里“细”的语素义和福州话“细”的词义相同。

对：温州话是“换”的意思，可以写做“兑”。福州话“对”的基本义是“偶合”，但有熟语“对底换面”，字面意思是旧鞋换了个鞋底后又换了鞋面。这个“对”也是“换”的意思。

𦉳：《广韵》感韵古谭切，“盖也”。温州话说[kan³]，有三个义项：①盖子；②甲壳；③由上而下的遮掩。福州话说[kan³]，只有一个义项，指“盖（被子）”。

褪：温州话有三个义项：①剥皮，②腾出，③挤出。福州话里是“脱（衣）”的意思。

这一类对应词虽然共时平面上的基本义不同了，但甲方言的基本义在乙方言中仍作为语素义存在，义系是交叉的。

E、同源对应词的基本义不同，义系也不交叉。例如：

攆：《集韵》笋勇切，“执也，推也”。温州说[ɕyo³]，指“用脚蹬”；福州话说[səyŋ³]，指“用手猛推”。

啼：温州说[dei²]，指“某些鸟兽叫”；福州白读[t^hie²]，指哭泣。

光生：温州指“干净”，福州指“光洁、光滑”。

笕叉：温州指成对的、一端带有枝叉的竹竿，可以斜靠在墙上，上置晾衣服的横竿（笕）；福州指把晾衣竿（笕）支上去或取下来的长柄叉子。

还有个有趣的例子，温州的“虾皮”福州叫“虾米”；温州的“虾米”福州又叫“虾干”。

这些词在温州话福州话里基本义不同，义系也不交叉，但词义之间的相关性还很明显，词义引申的线索不难分析。有些同源对应词的词义引申得较远，分析起来弯子绕得较大：

温州话的“口上“干”下“火””[da²]（同音字如“痰、弹、坛”，《玉篇》徒甘切，“燎也，小热也”）有两个义项：①烧；②在火焰上烘烤。福州话有个“弹”[taŋ²]，表示“光的照射”。语音上完全对应，词义似乎也能联系起来：火既有热又有光，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物体受烘烤的同时也受到光照。

温州话的“磕”[k^hai⁷]有三个义项：①俯下；②杯碗等倒扣；③用杯碗等扣住。福州话也有个瞌[k^haiŋ⁷]，表示“闭眼”。所写的汉字都未必是通常意义上的本字，两地词义不同，但音相似，词义也有互通之处，都包含“上下闭合”的义素，应该是同源词，而且它们可能跟现代汉语的“磕头”的“磕”，“嗑瓜子”的“嗑”，“瞌睡”的“瞌”也都是同源词。

词汇既有整体性，又有离散性，词汇项目在系统中的性质和作用千差万别，缺乏具体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数量统计往往不得要领。统计方式不同，结论差别很大。统计不能代替具体的比较分析，而且，任何一种统计方式都得逐一判断方言对应词的同与不同。迄今为止的方言词汇比较统计分析都是根据词汇对照表来做的。方言词汇对照表中的各点方言词都是从互相联系的词汇系统中剥离出来的，只作为单义词看待，同或不同只看词源（本字）是否相同，结论似乎一目了然。当统计的基数较大时，少数词汇项目的同或不同判断不准，可以纳入合理误差的范围，或许对统计结论的影响不大。如果把统计基数压到数十个或百来个特征词上来，每一组方言词的关系分析、性质判断，它们究竟“同”还是“不同”，就都和最终的结论有关了。

参考文献

陈泽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等 1995 《福州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 1999 论汉语方言特征词，中国语言学会 1999 年年会论文。

游汝杰、杨乾明 1998 《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泽平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